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九

宋眉山蘇洵著

雜論

史論引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鍊例爲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

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
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檇杙檇杙四凶之一
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
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
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
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
一也其意一其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
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

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
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
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
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
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爲聖
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
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已之臆斷故本周禮
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詞則務於
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旣曲詳詞亦
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

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
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
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
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僞
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
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
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
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
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
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
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
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
不相洽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
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晷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
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詞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
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
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
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

也議救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踈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

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狄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

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諡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諡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諡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諡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褒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

蘇老身全集 卷之六 五
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
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
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間而
明則人君知中國禮樂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
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爲春秋
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鈞扶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
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
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

固貴諛僞賤死義六者此旣陳議矣又欲寸量銖
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
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
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
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
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
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
也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
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絺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
是乎其自敘曰談爲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

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敘屑屑然曲記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敘可也巳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爲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

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妻胡槩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柱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爲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曄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

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爲得擘譏固失而擘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爲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姪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

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

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閼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大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

請教卿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

蘇老泉全集卷之六
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與阿諛使一日不得

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

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者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

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它墨刑之廢且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敢前攻壘敢先乘上兵也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

兵也奔則蹶負則喘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
凡上兵一支中兵十支下兵百支此非獨吾
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用之而曰敵以上
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兵乎以下兵
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勝負久
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若
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
有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
之吾進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
乘之滿鏃而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

此其下兵也以吾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
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
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以一克十以十克百
之兵也焉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克吾一而吾三
克敵二況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既為吾克
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三得
與三夫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
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
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
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臏之

說乃吾向之說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嚳妃論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

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爲姪洙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駟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駟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

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粦至周而發之化爲龜以生褒似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似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

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旦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

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

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
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
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
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
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
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
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
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
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
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
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
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
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
下也以時旣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
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
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
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
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

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

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

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

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姿甚美言語固足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

蘇老身全集卷之九
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虜之衣食
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
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
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
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
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
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汗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汗吾爲之
說曰汗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
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
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
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
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大矣宜乎謂其知
足以知聖人汗而已也聖人之道一也太者見其
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
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爲無不見也而離

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以爲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爲宰我子貢有若夫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大山非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

子邪求宜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
抗至正而行宜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
人戕天下之器也伯夷叔齊殉大義以餓于首陽
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
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雖然非義之罪也
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揭大義而行
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之汲汲
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言
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
君子之耻言利亦耻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

之剛以爲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爲直爲斷爲
勇爲怒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凡天下之言剛
者皆義屬也是其爲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
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
君子欲行之必卽於利卽於利則其爲力也易戾
於利則其爲力也艱利在則義存利亡則義喪故
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義必也天
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聖人
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者
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九
人不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爲用而天下運諸
掌矣五色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
必有利而義和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
道本因天以言人事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
言也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九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

宋眉山蘇洵著

上書

上皇帝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山布衣臣蘇洵謹頓首
再拜冒萬死上書 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
州錄到聖書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
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篇乞賜甄
錄 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
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

且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
恐不知所爲以 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羣公卿
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固宜不少有
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
道路以副 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
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
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爲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
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
踈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
陛下所爲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臣爲能有所

發明以庶幾有補於 聖政之萬一而臣之所以
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
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
志耳今雖未能奔伏 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
嘿嘿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
臣自惟踈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
者謹條爲十通以塞 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
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則百家之
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
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 陛下有奔走

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
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爲已所
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
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
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
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爲
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
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
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
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

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
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
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
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
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
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
益上下相蒙請托公行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
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
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
嘗以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

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其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金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

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

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 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

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句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脩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旣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入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

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入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

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
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能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
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 陛下以
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
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
卽今之尚書尚書旣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
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
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
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
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所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

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
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
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
者又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
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
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
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
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鄉大夫之家亦各有
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
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

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也小吏之於大官

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柰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

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
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
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
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
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
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
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
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
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
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

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
設武舉使天下胥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 陛下
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
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
難而可使者誰也 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
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
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踈矣其以
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試
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
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

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嶮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

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踈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爲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

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旣奏而下御史親往蒞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耻者矣 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其

七曰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

蘇老泉全集卷之十一
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媿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

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恠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其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

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巳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竒才辨士亦安所效用彼夷狄觀之以爲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辦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 陛下平世使

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所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起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

蘇老身全集 卷之十一
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

何勝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不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厥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猶更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

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 陛下之諸臣
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 陛下擢用後
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
旋去 陛下知其所由乎 陛下知其所由則今
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
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 陛下遇
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
媚於 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
下之人皆以爲 陛下不踈遠宦官之過 陛下
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

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 陛下之前故皆道
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
齟齬賢人之謀 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
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
聞之道路 陛下將有意去而踈之也若如所言
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爲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
人苟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天下之禍者臣每
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爲司隸校尉
發擯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于道中常侍曹節過
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

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踈之又踈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闐闐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

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故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一

宋眉山蘇洵著

書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

魚老身全集卷之十一
七
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
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滌
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
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
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
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
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
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
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
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

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
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
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
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恠者昔者劉項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爭起
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鳳兵項籍死
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
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
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
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

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 太宗躬環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來詔天下繕完城池西

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圖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聞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眴眴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

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

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無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

蘇老泉全集卷之十一
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不宣洵再拜

其內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

付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後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

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
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
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
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
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
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
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然猶欲
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
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
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

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
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
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
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
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
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
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
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
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
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

蘇老泉全集 卷之十一
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

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
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忠故群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教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爲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大學引之於射官而試之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

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大學而習之於射官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爲此足以盡人之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歛而揚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歛則無擇焉不然金與沙礫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賂其始欲求

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爲數實不可勝計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間絜然而無過可任以爲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以意推之往乎

吳中復在掾爲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在相公顧甚易爲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籍籍莫不爲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爲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爲意是以肆言於其間

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並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

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

一身之責之不暇而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日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泉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

處其身也饑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窮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

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求棄於世俗日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

之精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常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黽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者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

七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爲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爲令尹也楚人爲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爲之怒已不期爲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

爲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爲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爲悲紛然爲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爲樂人自爲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爲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奮於南海之濱而爲天下之名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羗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強捍不屈之虜其辯如決河流而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戎狄之國可謂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爲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

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而爲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爲高岸之節顧視四海饑寒窮困之士莫不嘔蹙嘔噦而不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爲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爲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

知貧富貴賤之正味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誰爲之名豈天爲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爲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爲此四者絕群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

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
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
有才者爲賢人而有德者爲君子此二名者夫豈
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爲君子者一爲世之所棄
則以爲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
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爲東諸侯
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
自重哉洵以爲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
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
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
遂至於老然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
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
爲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見伏
惟加察幸甚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二

宋眉山蘇洵著

書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切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

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
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
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
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
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
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復自思念往者
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樓之今也
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
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
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

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
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
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
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
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
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
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
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
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
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

蘇老身全集卷之十一
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
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
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
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
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
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
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
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
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

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
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
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
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
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
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
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
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
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

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
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
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
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
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
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
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
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
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
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

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
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
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
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
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
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
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
也時旣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
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
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

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

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楊雄稱於世楊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爲人宜尤可貴重柰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爲無用思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

也况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爲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爲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爲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爲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爲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旣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爲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爲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

家月餘幸且存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爲不朽之計而事未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塌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議及申公事節最爲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笑歌俯仰終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至泰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爲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踈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熱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爲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爲拂

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爲公損益哉
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爲用公之奏而得召恐
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旣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
恐聽者不察以爲匹夫而要君命苟以爲高而求
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
聞之孟軻曰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洵之所爲
欲仕者爲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爲行道
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
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
以爲不得爲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

志爲宰相者又以爲時不可爲而我將有所待若
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
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
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
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
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
而以爲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
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
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爲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
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旣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

蘇老泉全集卷之十一
於爲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
樂也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爲沽名而有
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
東恐內翰怪其久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
遠唯千萬爲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爲天下之棄民
行年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爲可收而論
之於天子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
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

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
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
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爲榮此所
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
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
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
知其心旣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
進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
薦拔之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爲矯
而知其耻於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爲貪而

蘇老泉全集卷之十二
九
知其不欲爲異其去不追而其求不拒其大不榮
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
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爲是謝也禮曰仕而未
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
爲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爲是也哉
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
寡君使其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
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
之邪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
吏同趨於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唯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
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爲
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
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
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霍辭而不與戰也方
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爲其霍而不可得也及其
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
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
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

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爲徒其徒相爲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

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

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之洵之意以爲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軾轍齟齬授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旣成以爲不足盡力於其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爲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空然益出亦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爲天子之爵祿可以及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士洵今年幾五十以

嬾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爲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爲行者計則害居者爲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明公以爲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

蘇老泉全集 卷之十三
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風明公引而察之
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
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
旣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
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爲子求官苟歸立便殿
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
者蓋不爲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
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古人日中必隳操刀必

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宜無不聽用
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老而猶
足以有爲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足
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
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昏黑面烈僮僕
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
出鄭州十里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
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
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絜廉而有
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爲

蘇老泉全集 卷之十二
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爲文章亦不求人知以爲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嘗一至於

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爲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閑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拜伏拳蹠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侯平生所願見

蘇老泉全集卷之三
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三

宋眉山蘇洵著

書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
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
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
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
過得一京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
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爲

蘇老身全集卷之十三
彼不爲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爲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勩苦骨摧折精神爲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

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主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爲布衣無官長拘轄自覺勦骨踈強不堪爲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剔除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爲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爲有意至於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

以爲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
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足恃自去
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書若成則自
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一官如
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
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
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
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爲洵言欲爲
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爲怪洵誠懼
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耻而一言不

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
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
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
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
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
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
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
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

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

輸於是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待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

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

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

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討已

達左右洵閒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爲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卽爲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

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承叔之言
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
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
利也昨適有病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
因爲上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
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答雷太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
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
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

已老矣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
田野之中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
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
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
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爲太簡道不可與流
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爲
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
陽永叔以爲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爲其言之可
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
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爲笑久居

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爾
楊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
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示之以
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
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
平生而閔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
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
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可以

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
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
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
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
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
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
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
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
其可指之迹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
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譏之

而況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況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爲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

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爲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讐疾惟君侯一人獨爲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

一人後事所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沈有弱女在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爲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爲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以爲可辭於世者其不

以馳驚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至書爲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至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見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三
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
復爲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嫌若有所過望耳以
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三

上張益州書

從重編嘉祐集補入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爲天下之儒人而
一旦不幸陷于不義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劉夢得
呂光化皆才過人者一爲二王所污終身不能洗
其恥雖欲刻骨剝心求悔其過而不可得而天下
之人且指以爲黨人矣洵每讀其文章則愛其才
至見其陷于黨人則悲其不幸故雖自知其不肖
不足以晞望古之君子而嘗自潔清以避恥遠辱
王公貴人可以不富貴人者肩相摩于上始進之士
其求富貴之者踵相接于下而洵未嘗一動其心

焉不敢不自愛其身故也貧之不如富賤之不如
貴在野之不如在朝食菜之不如食肉詢亦知之
矣里中大夫皆謂詢曰張公我知其為人今其來
必將有所舉宜莫若子將求其所以為依宜莫如
公詢笑曰我則願出張公之門矣張公許我出其
門哉下君數月或告詢曰張公舉子聞之愀然自賀
曰吾知免矣吾嘗怪柳子厚劉夢得呂光化教子
以彼之才遊天下何容其辱身如此恐焉懼其操
履之不同以躡教子之蹤今張公舉我吾知免矣
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至韓子曰知其主可以信
其客張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為張公客者雖非
賢人而天下亦不敢謂之庸人矣昨有得天下不
得謂之庸人者幾人而我則當知我可以乎劉夢
得呂光化柳子厚教子之不幸而賀我之幸也教
百里一拜於前以為謝者正為此耳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四

宋眉山蘇洵著

譜

譜例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葬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

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言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爲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

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歐陽氏譜及永叔題劉氏碑後不具於此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可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

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
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
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
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總麻而
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
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
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
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
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
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
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
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
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斨子祈無嗣

不仕娶子福子宗夏子昭鳳子惟讚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子垂則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子允滋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七月 子宗晏 子昭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理

卒 子德升 子淳 子舟 子瑜

子德元 子德序 子澹 子位

子諱梟 子諱序 子澹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份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更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子澄

族譜後錄上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燔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日惠

連為參胡次日曰錢為彭祖次日曰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鬣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後為蘇顧温董當夏之時見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

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者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

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

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

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

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宣衰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前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益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

蘇老泉全集卷之十四
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旣爲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

祖斬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祜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于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歿于周世宗之顯德五年蓋與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再亡至自太祖受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爲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居家肅然多才畧猶有竇太后柴氏主之

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循無所毀譽少子宗晁輕俠難制而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篤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無親疎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達官爭棄其田宅以入覲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也好施與曰多財而不施吾恐他人謀或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爲好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叔父玩嘗有重獄將就逮曰入獄

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爲我詞獄之輕重輕也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旣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棄之屬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常得之先子云爾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孤喜爲善而

不好讀書晚廼爲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數十年
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畋
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
其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爲
已而厚於爲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
大夫曲躬盡敬人以爲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
然後人不以爲怪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
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
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之敝衣惡食處之不
耻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老子而與之合

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有事就之
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田以
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
也卒不肯受力爲藏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
之旣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爲古之隱君子莫及
也以渙登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
仁寬厚宋氏姑甚嚴夫人常能得其觀以和族人
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
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
其後僭僞之國相繼亡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

蘇老身全集卷之十四
其子孫猶不忍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任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藏之家以示子孫至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

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爲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爲大宗之法云爾故爲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三法以爲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

蘇老身全集卷之十四
之末以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

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旣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

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

蘇老泉全集卷第十四
十五
恥之路塞行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髮髯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蘇老泉全集卷第十四終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五

宋眉山蘇洵著

雜文

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

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
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
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
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
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
歎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
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
不倦惟爾張公尔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
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

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
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恐以其父母妻子
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
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
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
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
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
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
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

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

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芑芑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彭州圓覺禪院記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
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
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
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
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
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
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
唐以來夫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
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
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

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
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
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
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
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
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
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
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
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故
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有竒因

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
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
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極樂院造六菩薩記

始予少年時父母俱存兄弟妻子備具終日嬉遊
不知有死生之悲自長女之夭不四五年而丁母
夫人之憂蓋年二十有四矣其後五年而喪兄希
白又一年而長子死又四年而幼姊亡又五年而
次女卒至于丁亥之歲先君去世又六年而失其
幼女服未既而有長姊之喪悲憂慘愴之氣鬱積

而未散蓋年四十有九而喪妻焉嗟夫三十年之
間而骨肉之親零落無幾逝將南去由荆楚走大
梁然後訪吳越適燕趙徜徉於四方以忘其老將
去慨然顧墳墓追念死者恐其魂神精爽滯於幽
陰冥漠之間而不復曠然遊乎逍遙之鄉於是造
六菩薩并龕座二所蓋釋氏所謂觀音勢至天藏
地藏解冤結引路王者置於極樂院阿彌如來之
堂庶幾死者有知或生於天或上於四方上下所
適如意亦若余之遊於四方而無繫云爾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
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
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
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
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
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
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
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
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
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夭任爲棟梁而

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腐而不
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
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
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
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
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矜
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無阿附意
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老翁井銘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

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爲兩股回轉環抱有泉
全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爲大井
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其葬書爲神之居
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
力自遠而至者皆畜於此而不去是以可葬無害
他日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
爲名之由曰往歲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
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
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爲作亭
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
酌泉而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
否然余又聞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
也今乃始遇我而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山起
東北翼爲南西涓娟斯泉全溢以瀾斂以爲井可
飲萬夫汲者告吾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
山空寂寥或嘯而嬉更千萬年自繫自好誰其知
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浪無溢無竭以永
千祀

王荊州畫像贊

太山崇崇東海滔滔蟠爲山東公惟齊人齊方千

蘇老泉全集 卷之十五 七
里而吾獨見公公在荊州或象其儀白髮紅顏謂
公方壯公生辛丑天子之老誰謂公老其威桓桓
鎮天子之南邦

吳道子畫五星贊

世稱善畫曹興張繇墻破紙爛兵火所燒至于有
唐道子姓吳獨稱一時茂張與曹歷歲數百其有
幾何或鑿于碑以獲不磨吾世貧窶非有富豪堂
堂五行道子所摹歲星居前不武不挑求之古人
其有帝堯盛服佩劍其容昭昭熒惑惟南左弓右
刀赫烈奮怒木石焚焦震怛下土莫敢有騎崔崔

土星瘦而長腰四方遠遊去如飛颿倏忽萬里遠
莫可招太白惟將宜其壯夫今惟婦人長裙飄飄
抱撫四弦如聲嘈嘈辰星北方不麗不妖執筆與
紙凝然不囂粧非今人唇傅黑膏唯是五星筆勢
莫高昔始得之爛其生綃及今百年墨昏而消愈
後愈遠知其若何吾苟不言是亦不遭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
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
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

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
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
與風乎油然而行澗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
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
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
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
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
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
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
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

瀆滂薄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
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紫
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談跳者如鷺投者如鯉
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
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
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
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
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
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

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爲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亦不及轍是轍者善處乎禍福之間也轍乎吾知免矣

題張僊畫像

洵嘗於天聖庚午重九日至玉局觀無礙子卦釋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乃云張僊也有感必應因解玉環易之洵尚無子嗣每旦必露香以告逮數年旣得軾又得轍性皆嗜書乃知真人急於接物而無礙子之言不妄矣故識其本末使異時祈嗣者於此加敬云

送吳侯職方赴闕序

因天地萬物有可以如此之勢而寓之於事則其始不强而易成其成也窮萬物而不可變聖人見

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
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礫而太山之
谷納一石而不加淺於是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
重而未舉於是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
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
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闕至于後世有作
者出以爲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見吾智於
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欬水
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
作而暮廢也夫不忍而謂之仁忍而謂之義見踏

水者不忍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
能出忍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
心有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
之有人焉以爲人心之所自有而不足以驚人也
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爲之此人心之所自
有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心不忍殺人
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以爲仁矣乎嗚呼
有餘矣誰能不忍視人之死而亦不肯妄殺其身
者然則異世驚衆之行亦無有以加之也吳侯職
方有名於當時其胸中泊然無崖岸限隔又無翹

然躍然務出奇恠之操以震撼世俗之志是誠使
刻厲險薄之人見之將不識其所以與常人異者
然使之退而思其平生大方則淳淳渾渾不可遽
測此所謂能克其心之所自有而天下之君子也
吳侯有名於世三十年而猶於此爲遠官今其東
歸其不碌碌爲此官矣哉

送石昌言使北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
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
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

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
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
守官四方不相聞吾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
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
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
文中甚自慚又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
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強
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
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
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有感也丈夫生

蘇老泉全集 卷之十五
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
富公使還爲我言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
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
道上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夸耀中國者
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
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
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
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者藐之
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丹稜楊君墓誌銘

楊君諱某字某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
某父某皆不仕君娶某氏女生子四人長曰美琪
次曰美琳次曰美珣其幼美球美球嘗從事安靖
軍余遊巴東因以識余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君卒
享年若干四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某鄉某里將葬
從事來請余銘以求不泯于後余不忍逆蓋美琳
先君之喪一月而卒美琪美珣皆志於學而美琳
旣仕於朝銘曰歲在巳亥月在子培高穴深託后
土夫子骨肉歸安此生有四息三哭位後昆如雲
不勝記其後豈不富且貴矚余作銘賴其季更千

萬年豈不偉

祭史彥輔文

嗚呼彥輔胡爲而然胡負於天誰不壽考而於彥
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
戢戢满眼蚍蜉於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幃
幃其帷其下帷誰有童未冠彥輔從子帶經而哭
稽顙未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
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
鵬騫竒文怪論卓若無敵悚怛旁觀憶子大醉中
夜過我狂歌叫謹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

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爲甚歡嗟人何知吾與彥
輔契心忘顏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
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窓孤燈冷灰凍席與
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恃以安慶曆丁亥
詔策告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
完往從南公奔走乞假遂至于虔子時亦來止于
臨江繫馬解鞍愛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
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旣具舩有書晨至開視驚叫
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役敢期生還中塗逢
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中夜起行長江

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來幾何子
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而堅
瞋目大呼屋瓦爲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
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強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
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
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墜藁
爲子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
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子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
來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鬼尚
饗

祭任氏姊文

昔我曾祖子孫滿門姊之先人實惟其孫不幸而
亡又不有嗣後世饗祀其託在姊祭於女家聞者
歔歔姊不永存後益以踈姊之未亡洵作族譜昆
弟諸子可以指數念姊之先其後爲誰周旋反覆
不見而悲悲其早喪宜姊壽考春秋薦獻終姊之
老今姊永歸遂及良人皆葬于原送哭酸辛姊之
子孫恭愿良謹當有達者以塞此恨跪讀此文告
以無憾鬼神有知尚克來鑒

祭亡妻文

蘇老泉全集 卷之二十五
嗚呼與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棄我而先我
徂京師不遠當還嗟子之去曾不須臾子去不返
我懷永哀反覆求思意子復回人亦有言死生短
長苟皆不欲爾避誰當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
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咻煦撫摩既
冠旣昏教以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
提携東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
我母氏勞苦今不汲汲矣後將悔大寒酷熱崎嶇
在外亦旣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焯焯歎驚羣公二
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稱我今西歸

有以藉口故鄉千里期母壽考歸來空堂哭不見
人傷心故物感涕愆慙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子
之逝內失良朋孤居終日有過誰箴昔予少年游
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
感歎折節以至今日嗚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鎮之
辨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丘惟子
之墳鑿爲丘室期與子同骨肉歸土竟無不之我
歸舊廬無不改移竟今來泯不日來歸

其祭姪位文

其祭余日也其也衣也其也

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于亡

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余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兄弟然其後余日以長汝亦以壯大余適四方而汝留故國余既歸止汝乃隨汝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東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邪嗟夫數十年之間與汝出處參差不齊曾不如其幼之時方將與汝旅于此汝又一旦而歿人事之變何其反覆而與人相違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季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歿之五日汝家將殯汝于京城之西郊竟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

祭史親家祖母文

嗟人之生其久幾何百年之間逝者如麻反顧而思可泣以悲夫人之孫歸于子轍自初許嫁以及今日旻天不吊禍難荐結始自丁亥天崩地折先君歿世次及近歲子婦之母亦以奄棄顧惟荼毒謂亦止此誰知于今乃或有甚室家不祥死而莫救及于夫人亦罹此咎子喪其妣婦喪祖母誰謂人生而至於此嘆嗟傷心悲不能止

議脩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

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與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

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楹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

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
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
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
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
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
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
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
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
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
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

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賀歐陽樞密啟

伏審光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謹譁朝野響動恭
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
之防雖號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
去職爲最難任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
伏自近歲屢更大臣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
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旣無跋足之求僅若息肩
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蓋因物議之所歸以慰
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代所推經世

之文服膺已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平昔起於小官肩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爲天下之未大治蓋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爲喜宜倍嘗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謝相府啟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于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切而讀書固在于從宦壯而不仕豈爲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于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于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慚蓋人未之知而自銜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于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爲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將復何爲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徹聞于朝野向承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不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于上則洵之意以爲近于強人遂以再辭亦旣獲命于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其曲加昨承詔息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
此蓋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賜刑
威所加不賜而熙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
不忍棄之于庶人亦使與列于一命上以慰夫天
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饑寒之憂仰惟此恩
孰可爲報昔者孟子不願召見而孔子不辭小官
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
故蓋孟子不爲矯孔子不爲卑苟窮其心則各有
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
裁擇

蘇老泉先生全集第十五

蘇老泉先生全集卷第十六

宋眉山蘇洵著

雜詩

雲興于山

雲興于山霧霏爲霧匪山不仁天實不顧山川我
享爲我百訴豈不畏天哀此下上班班鳩鳩穀穀
晨號天乎未雨余不告勞誰爲山川不如羽毛

有驥在野

有驥在野百過不呻子不我良豈無他人繫我于
廐乃不我駕遇我不終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

于狼寧彼我傷寧人不我顧無子我忘

有觸者犢

有觸者犢再筮不却爲子已觸安所置角天實界
我子欲已我惡我所爲盍奪我有子欲不觸盍索
之筮

朝日載昇

朝日載昇薨薨伊氓于室有績于野有耕于塗有
商于邊有征天生斯民相養以寧嗟我何爲踽踽
無營初孰與我今孰主我我將往問安所處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逆于門來升我堂來飲我罇盍鼈不
時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請辭不能客謂主人唯子
我然求子之多責子之深期子于賢

顏書

任君北方來手出邠州碑爲是魯公寫遺我我不
辭魯公實豪傑慷慨忠義姿憶在天寶末變起漁
陽師猛士不敢當儒生橫義旗感激數十郡連衡
鬪羌夷新造勢尚弱胡爲力未衰用兵竟不勝歎
息真數竒杲兄死常山烈士淚滿頤魯公不死敵
天下皆熙熙柰何不愛死再使踏鯨鱓公固不畏

死吾實悲當時緬邈念高誼惜哉生我遲近日見

異說不知作者誰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屍

解雖見殺而實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屬公思加以不死狀

慰此苦歎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愛其平生

迹往往或子遺此字出公手一見減歎咨使公不

善書筆墨紛訛癡思其平生事豈忍棄路岐況此

字頗怪堂堂偉形儀駿極有深穩骨老成支離點

畫迺應和關連不相違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

彼此異狀貌各自相結維離離天上星分如不相

持左右自綴會或作斗與箕骨嚴體端重安置無

歆危篆鼎兀大腹高屋無弱楯古器合尺度法物

應矩規想其始下筆莊重不自卑虞柳豈不好結

束煩鬲羈筆法未離俗庸手尚敢窺自我見此字

得紙無所施一車會百木斤斧所易為團團彼明

月欲畫形終非誰知忠義心餘力尚及斯因此數幅紙使我重嘆嘻

歐陽永叔白兔

飛鷹搏平原禽獸亂衰草蒼茫就擒執顛倒莫能

保白兔不忍殺歎息愛其老獨生遂長拘野性始

驚矯貴人織筠籠馴擾漸可抱誰知山林寬穴處

顏自好高颯動槁葉群竄迹如掃異質不自藏照

野明曠曠獵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當騎蟾蜍
靈杵手自搗

荅二任

舉人賤夫子鳴丘指東家當時雖未遇弟子已如
麻柰何鄉間人曾不爲歎嗟區區吳越間問骨不
憚遐習見及不怪海人等龍蝦嗟我何足道窮車
出無車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信聞
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遊苦相念
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尔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
老短髮垂髣髴重祿無意取思治山中禽往歲栽

苦竹細密如蕪葭庭前三小山本爲山中檜當前
鑿方池寒泉照谿呀翫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
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願爲久相敬終始無疵瑕
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丙申歲余在京師鄉人陳景回自南來棄其
官得太子中允景回舊有地在蔡今將治園
園於其間以自老余嘗有意於嵩山之下洛
水之上買地築室以爲休息之館而未果余
景回欲余詩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異日可
以知余之非戲云尔

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鯉魚古人居之富
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平川如手山水蹙恐我後
世鄙且愚經行天下愛嵩嶽遂欲買地居妻孥晴
原漫漫望不盡山色照野光如濡民生舒緩無天
扎衣冠堂堂偉丈夫吾今隱居未有所更後十載
不可無聞君厭蜀樂上蔡占地百頃無邊隅草深
野闊足狐兔水種陸取身不劬誰知李斯顧秦寵
不獲牽犬追黃狐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當
吾廬

憶山送人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馬間縱目視天下愛此宇宙
寬山川看不厭浩然遂忘還岷峨最先見晴光厭
西川遠望未及上但愛青若鬟大雪冬沒脛夏秋
多蚺蚘乘春乃敢去匍匐攀孱顏有路不容足左
右號鹿猿陰崖雪如石迫暖成高瀾經日到絕頂
目眩手足顛自恐不得下撫膺忽長歎坐定聊四
顧風色非人寰仰面囁雲霞垂手撫百山臨風弄
襟袖飄若風中仙竭來游荆渚談笑登峽船峽山
無平岡峽水多悍湍長風送輕帆瞥過難詳觀其
間最可愛巫廟十數巔聳聳青玉幹折首不見端

其餘亦詭怪土老崖石頑長江渾渾流觸齧不可
欄苟非峽山壯浩浩無隅邊恐是造物意特使險
且堅江山兩相值後世無水患水行月餘日泊舟
事征鞍爛熳走塵土耳聾目眩昏中路逢漢水亂
流愛清淵道逢塵土客洗濯無瑕痕振鞭入京師
累歲不得官悠悠故鄉念中夜成慘然五噫不復
留馳車走轅轅自是識嵩岳蕩蕩容貌尊不入衆
山列體如鎮中原幾日至華下秀色碧照天上下
數十里映睫青嶺嶺迤邐見鍾南岸口蟠長安一
月看山岳懷抱斗以騫漸漸大道盡倚山棧寅緣

下瞰不側溪石齒交戈鋌虛閣怖馬足險崖摩吾
肩左山右絕澗中如一繩慳傲睨駐鞍轡不忍驅
以鞭累累斬絕峯兀不相屬聯背出或逾峻遠驚
如爭先或時度岡領下馬步險艱怪事看愈好勤
劬變清歡行行上劔閣勉強踵不前矯首望故國
漫漫但青煙及下鹿頭坂始見平沙田歸來顧妻
子壯抱難留連遂使十餘載此路常周旋又聞吳
越中山明水澄鮮百金買駿馬往意不自存投身
入廬岳首挹瀑布源飛下二千尺強烈不可干餘
潤散爲雨遍作山中寒次入二林寺遂獲高僧言

問以絕勝境導我同躋攀逾月不倦厭岩谷行欲
殫下山復南邁不知已南度五嶺望可見欲往苦
不難便擬去登玩因得窺群蠻此意竟不償歸抱
愁煎煎到家不再出一頓俄十年昨聞廬山郡太
守雷君賢往求與識面復見山鬱蟠絕壁橫三方
有類大破鑲包裹五六州倚之爲長垣大抵蜀山
峭巖刻氣不溫不類嵩華背氣象多濃繁吳君頴
川秀六載爲蜀官簿書苦爲累天鶴囚籠樊岷山
青城縣峨眉亦南隄黎雅又可到不見宜悒然有
如烹脂牛過眼不得食始謂泛峽去此約今又愆

只有東北山依然送歸軒他山已不見此可著意
看

上田待制詩

日落長空道大野渺荒荒吁嗟秦皇帝安得不富
強山大地脉厚小民十尺長耕田破萬頃一稔粟
柱梁少年事游俠皆可荷弩槍勇力不自驕頗能
啖乾糧天意此有謂故使連西羌古人遭邊患累
累鬪兩剛方今正似此猛士強如狼跨馬負弓矢
走不擇澗岡脫甲森不顧袒裊搏敵場嗟彼誰治
此踽踽不敢當當之負重責無成不朝王田侯本

儒生武略今泯泯右手握麈尾指麾據胡牀郡國
遠浩浩邊鄙有積倉秦境古何在秦人多戰傷此
事久不報此時將何償得此報天子爲侯歌之章

途次長安上都漕傳諫議

丈夫正多念老大自不安居家不能樂忽忽思中
原慨然棄鄉廬劫劫道路間窮山多虎狼行路非
不難昔者倦奔走閉門事耕田蠶穀聊自給如此
已十年緬懷當今人草草無復閑堅卧固不起芒
背實在肩布衣與食肉幸可交口言默默不以告
未可遽罪愆驅車入京洛藩鎮皆達官長安逢傳

侯願得說肺肝貧賤吾老矣不復苦自歎富貴不
足愛浮雲過長天中懷邈有念愒悅難自論世俗
不見信排斥僅得存昨者東入秦大麥黃滿田秦
民可無饑爲君喜不眠禁軍幾千萬仰此填其咽
西蕃久不反老賊非常然士飽可以戰吾寧爲之
先傳侯君在西天子憂東藩烽火尚未滅何策安
西邊傳侯君謂何明日將東轅

答陳公美

少壯事已遠舊交良可懷百年能幾何十載不得
偕念昔居鄉里游處了無猜飲食不相捨談笑久

所陪拜君以爲兄分密誰能開齒髮俱未老未至
衰與顏我子在襁褓君猶無嬰孩君後獨捨去爲
吏天一涯我又厭奔走遠引不復來歲月杳難恃
區區老吾儕況從與君別多事歲若排心力不能
救衰病侵骨骸二子皆已冠如吾苦無才君亦已
有嗣骨自秀且佳人事知幾變會合終不諧昨者
本不出豪傑苦自吟鬱鬱自不樂誰爲子悲哀翻
然感其說東走陵巔崖不意君在此得秦笑與談
君顏蔚如故大噓飛塵灰我老應可怪白髮生兩
頤新句辱先贈古詩許見推賢俊非獨步故嘗每

所乖作詩報嘉貺亦聊以相催

又答陳公美三首

仲尼魯司寇官職亦已優從祭肉不及戴冕奔諸
侯當時不之知爲肉誠可羞君子意有在衆人但
愆尤置之待後世皎皎無足憂

仲尼爲羣婢一走十四年荀卿老不出五十干諸
田顧彼二夫子豈其陷狂顛出處固無定不失稱
聖賢彼亦誠自信誰能卹多言

公孫昔放逐牧羊滄海濱勉強聽鄉里垂老西游
秦自固未爲壯徒爲久辛勤君子豈必隱孔孟皆

旅人

送李才元學士知邛州

貧賤羞妻子富貴樂鄉關不見李夫子得意今西
還白馬渡滄水紅旗照蜀山歸來未解帶故舊已
滿門平生浪游處何者哀王孫壯士勿齷齪千金
報一殮

送陸權叔提舉茶稅

君家本江湖南行卽鄰里稅茶雖冗繁漸喜官資
美嗟君本篤學寤寐好文字往年下巴蜀憶見春
秋始名家亂如髮焚錯費尋理今來未五歲新傳
滿盈几又言欲治易雜說書萬紙君心不可測目
夜湧如水何年重相逢祇益使余畏但恐茶事多
亂子易中意茶易兩無妨知君足才思

送王吏部知徐州

東徐三齊之南鄰夫子豈是三齊人辭囂乞靜得
此守走兔入藪魚投津徐州絕勝不須問請問項
籍何去秦江山雄豪不相下衣錦遊戲欲及晨霸
王事業今已矣但有太守朱兩輪還鄉據勢與古
並豈有漢戟窺城闔論安較利乃公勝行矣正及
汴水勻

藤樽

枯藤生幽谷蹙縮似無材不意猶爲累剗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爲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爲席白石可爲機何當酌清泉未以思君子

送任師中任清江

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邊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渺然

欲翻浩蕩吞九野開闔壯士肝人生患不出局東守一廬未嘗見大物不識天地寬今君吾鄉秀固已見西川去年作邊吏出入烽火間儒冠雜武弁屢與羶裘言又當適南土大浪泛目前胸中芬帶心吹盡爲平田陳湯喜形勝所至常縱觀吾想君至彼胸膽當豁然

送吳待制中復知潭州

十年嘗作健爲令四脉嘗聞愍俗詩共歎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諫致戎麾會稽特欲榮公子馮翊猶將試望之船繫河隄無幾日南公應已怪來遲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
眠穩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萁菜長高風吹
旆綵船停到家應有壺觴勞倚賴比鄰不畏卿

從叔母楊氏輓詞

老人凋喪悲宗黨寒月淒涼葬舊林白髮已知鄰
里暮傷懷難盡子孫心幾年贈命涵幽壤當有銘
文記德音千里緘詞託哀恨嗚嗚引者涕中吟

次韻和縉叔遊仲容西園

春入禁城懷舊隱偶來芳圃似還家
番番翠蔓纏松上粲粲朱梅入竹花
客慢空勞巖置甕酒多無

用早成虵相公猶有遺書在欲問郎君借五車
栽松成徑百餘尺隔徑開堂似兩家
賦事共邀絲日飲渴春先賞未開
花客來亭樹鳴寒鵲酒入肌膚憶
冷虵衰病不勝杯酌困醉歸傾倒欲
乘車

香

搗麝篩檀入簞模潤分薇露合雞蘇
一絲吐出青烟細半炷燒成玉筋粗
道士每占經次第佳人惟驗繡工夫
軒窓凡席隨宜用不待高擎鵲尾爐

開此乃如臣等所取而上達也伏見眉山指
不爲詢履行涼外園社識明遠亦嘗一舉有司

臺省留身凡幾歲江湖得郡喜今行卧聽曉鼓朝
風從行入淮流鄉味生細雨滿村蓴菜長高風吹
無餘正夫神密山嶺觀宜用不封高攀請里獻
賦餘半封製效王確跡豈士妥古豨穴第封人對

嘉祐集附錄

薦布衣蘇洵狀

歐陽文忠公修

右臣猥以庸虛叨承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
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士亦報國之
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迄
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今學古履忠守道
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
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
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山布
衣蘇洵履行淳純一作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

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議論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
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
策二十篇辭辨閱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
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又為鄉閭所稱而
安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
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
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錄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與蘇編禮嘉祐二年

前人

其戩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
卧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
及今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為慰足
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
千萬自愛

又治平間

其戩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
事近方編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茅新法
增損今別為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
喜若已出爾謚錄卷帙既多祇欲借草本

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志銘

前人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詢字明允眉山人也君

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
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執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
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
公鄉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
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
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
辭閱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々似不能
言者及卽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
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萬寶之君子也曾
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

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
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
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
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
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
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
凡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
辭者五六年乃大寃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
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
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笑由是下筆頃刻數

予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
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懋故得之精自來京
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
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蘓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
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
常纂修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
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
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
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
哀之特贈兗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

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
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輟權大名府推官三女
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
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
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汲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
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
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
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嘆曰知吾者
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
銘曰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宦留蜀著、子孫自

其高曾鄉里祿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
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
亡

挽蘇允明詩

前人

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旆俄驚返舊廬諸老誰能先
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里鄉
人會奠車我獨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老蘓先生墓表

張文定公方平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時常有高賢奇士
今獨無之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看山處

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也蘇君隱居以
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蘊而
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
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
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
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讀之如大雲
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東
注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曰謂蘇君左丘明
國語司馬遷善敘事實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
方不足成君名曷遊京師乎因以書先之于歐陽

永升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嘆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示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於初作昭陵函禮廢缺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怨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魏莫先於余者也先生亮直寡合有倦道之意獨與其

子居非道德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塵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纂修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寶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明年八月壬辰葬於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煥教訓甚至各成

名宦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教鄉人
問其故笑曰非汝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
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其文作而曰吾
今之學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稿悉焚之杜門絕
賓友繡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
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
收恤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狎常談陋今而高
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若古也者斯焉
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
制曰生民以來教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為教於

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
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
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
不往作辨姦論一篇當時見者多不為然曰嘻其
甚矣先生既歿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
有國者之患嘗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
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者其孰能至於此嘗試評
之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
論法三卷易傳 卷初君將遊京師過益州與僕
別且見其二子軼輟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

鄉舉可訖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驎而馳里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聘其逸力爾君曰姑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內又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羔雁不至於崑谷奉常特召已為異禮屬之論譟臺諫之漸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若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其別傳存焉今舉其始卒之火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作云

附蘇文忠公軾謝張太保撰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竟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

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不信何足
深計然使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
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以墓表之所以
作而執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
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
小大必取所贖非一人而叔度之贖無一見於
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之也今公之
重不減林宗所贖惟先人而其心迹靡若可見
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所發一二

蘇明允哀辭

曾文定公鞏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
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
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
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喻後能盡之約遠能見
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
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
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也余之所言於余之所
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歎哀
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
可否之際意有所擇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

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
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遊京師今
今參知政事歐陽公修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
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
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盛傳於世得而讀
之者皆為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師
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
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為秘書省校
書郎頃之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
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表見

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
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
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
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有一百卷
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
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過
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
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
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
喪歸葬于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又請予為辭

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塚上
者也余辭不得已乃為其文曰嗟明允兮邦之良
氣其爽兮志則彊閱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
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繫星斗
兮射精光象伏玩兮雕肺腑自京師兮泊滎荒矧
二子兮與翱翔唱梓呂兮和宮商羽箴兮勢方
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誰自著兮
燁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宋史文苑傳

元右丞相脫脫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

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為
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
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輅皆至京師翰林
學士歐陽修工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
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所著權書衡
論策策文多不可悉錄其心術遠慮二篇文集載
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
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
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
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

報卒賜其家銀二百子軼辭所賜求贈官特贈
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
卷謚法三卷

蘇軾集

蘇軾集

蘇軾集

蘇軾集



卷之三